

少年可期

一 雯



內地綜藝節目《少年可期》日前接近尾聲，在最後的兩集中迎來張曼玉擔任師父，這是繼她二〇一六年亮相謝霆鋒的《十二道鋒味》之後，再度登上內地綜藝節目。久未出現在公衆視線的張曼玉以一頭橙啡頭髮，配上一條闊髮帶，身穿格仔同黑色運動褲登場，耳朵戴滿一排耳釘，酷酷的她實際上非常接地氣，在等待其他人到來的途中，就隨性地將手袋擺在地上，整個人更順勢躺了下去，享受自我。這麼生活化的張曼玉，相信讓不少人感到驚喜又新奇。

《少年可期》是關於內地男團「樂華七子」（NEXT）向娛樂圈、音樂界的優秀前輩們進行長達三天兩夜的學習，吃住同在一個屋檐下，深受年輕人的歡迎，既可以看到當紅的流量小生，又能見到衆多實力派前輩把自己的經驗傳下去，發揮更大的價值，讓晚輩們也能有更快的進步，何樂而不爲。相比年輕明星，我更爲張曼玉着迷。

在節目中，張曼玉回答了許多「吃瓜群眾」喜聞樂見的問題，比如她與哪位男演員最合拍。她思考一陣之後，坦蕩地回顧跟梁朝偉有過最默契的合作：「如果只可以選一個，那人便是梁朝偉。可能他是很敏感，我也是敏感，這個很合。」張曼玉指她同梁朝偉真正拍戲只有兩次而已，首次是一九八四年的劇集《新紮師兄》。「當時我們才十九、二十歲，我剛入行，什麼都不知道，第一次跟他合作的時候，他一直很看不起我的演技，『你不懂演戲回家吧』，那個時候他不太看得起我。」後來二〇〇〇年合作

《花樣年華》，兩人已經成長了很多，更加成熟，張曼玉表示那時才是彼此真正演對手戲的機會，當年在曼谷拍了三個月，兩人一齊吃飯、喝東西、打球等，做了很多事，因此拍完戲之後，兩人變得很熟。言語間，不難看出張曼玉十分懷念那佳作頻出、棋逢对手的舊時光。

此外，張曼玉還首次回應當年參加草莓音樂節唱歌跑調的事情。在那次演出失敗後，她說自己有上網查過「如何在草莓音樂節唱歌不走調。可是，查不到。」如此真誠灑脫的她很可愛，也收穫不少好評。不過，她坦言當時十分受傷，甚至曾經躲在家裏一年不好意思見人，說到動情時還是忍不住落淚了。「爲什麼你們幾句話我就不許再玩這個遊戲了？我覺得不公平。」之後，她對於人生反而更堅強了，更加知道自己想要堅持什麼。就算認識到自己其實嗓音條件不好，她也在學習寫歌，可以讓別人唱，算得上是越挫越勇。現在她又學起了剪輯，一開始是跟着剪輯師偷師，特別快樂。

當人人都以爲她會爲愛情哭，可是她在爲音樂夢哭。這應是少年的樣子吧，隨性、自在、玩玩樂樂、做自己、有熱愛，一直保持赤誠，尋找自我、追求夢想，以及，不後悔。



▲張曼玉亮相內地綜藝節目《少年可期》 網絡圖片

漱玉泉前悼易安

李碩儒



綜觀詞人的心性後期的李清照始終處於矛盾中。一面是對趙氏三皇帝的失望，一面又秉義愛國，既然高宗趙構象徵朝廷，她只有亦步亦趨緊隨於後，紹興二年（一一三二年），當南宋建都臨安後，她也在此安住下來。歷經國破家亡、經年漂泊，四十七歲的她由變亂流離，到異鄉孤涼，除憶前塵往事，只有以詩酒爲伴，可此時之詩詞已自從前的青春婉約轉爲淒愴沉鬱，最具代表性的即是傳誦不衰、催人淚下的《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這期間，她創作豐饒成熟，吟盡離情別緒之心，抒盡鄉愁思戀之情，如《武陵春》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點絳脣》中「人何處？連天衰草，望斷歸來

路」，《蝶戀花》中「惜別傷離方寸亂，忘了臨行，酒盞深和淺。好把音書憑過雁，東來不似蓬萊遠」……大約一一五六年前後，她孑然一身，在詩酒相伴下，客死臨安，享年七十一歲。據《宋史·藝文志》載，她曾給後人留下《易安居士文集》七卷、《易安詞》八卷，可惜世事滄茫，天地變亂，如今大多遺散，現存者僅有《漱玉詞》輯本，約五十首左右。

或許天知我心，也在同弔李易安？園中仍是愁雲，慘霧，雨絲纏……不覺間，我已離開漱玉泉，離開李清照紀念館，想着世間詩人命運。青年時好詩，尤喜拜倫、雪萊、繆塞、普希金、萊蒙托夫……他們各個才情不凡，詩作傳天下，卻又各個命途多舛，大多精靈般人間一閃，即殞命地落下；中國詩人亦然，從屈原到李白到杜甫到蘇軾到李清照到納蘭性德……又有哪個不是在潦倒中生、在流離中長、在苦難中吟？難道好詩是在淚水中煎出的，詩人就該在苦水中泡大又淹滅於苦水之中？是宿命？是偶然？難解。

……

仰天接雨，雨絲如淚，思緒又回李易安，因吟道：細雨婆娑釣泉象，千回百轉訪易安。賦罷新詩常醉酒，且將心泉澆詩泉。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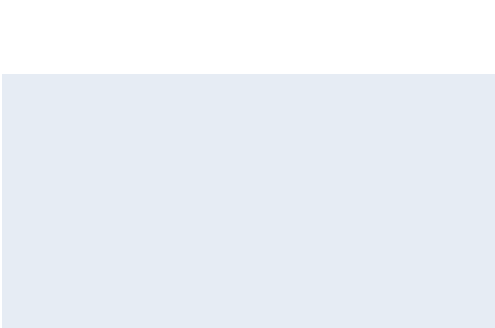


老友家忠辭世，深感悲痛。不久前還見到他的夫人，我們再次提出去醫院探望家忠，他夫人婉謝，並說他身體已很虛弱，承受不了。沒想到，在那

之後三日噩耗就傳來，不勝悲戚。

家忠姓李，是我們上世紀五十年代北京大學東語系的同學，至今已六十年。那時我們學朝鮮語，他學越南語，雖不是一個語種，但在東語系教學大樓，幾乎天天可以見面。家忠入學前曾在外國語學院學習法語，途中服從分配來到北大東語系學習越南語。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畢業後我被分配到外交部亞洲司工作，他隨後也被分配到外交部亞洲司，我們又在一起。不過因爲其後我和他曾幾次分別被派到平壤和河內大使館工作，又多次分開。二十年前，我們分別從駐韓國和駐越南大使崗位上退休，不約而同地搬到「嘉禾園」小區，雖已年過六十，才真正朝夕相處生活



萬曆四十八年（公元一六二〇年），五十八歲的萬曆皇感到自己的身體江河日下。四月裏，他對大學士方從哲說：

「朕自昨歲三月以來，時常動火，頭目眩暈。五月後又中暑濕，肚腹不調。嘔吐幾次，脾胃受傷，至今不時瀉痢，身體軟弱。因瀉多，下部腫痛難坐。又濕痰流注，右足痛，動履不利。每日文書，俱親親覽。但神思恍惚，眼目昏花，難以細閱。」

七月二十一日，萬曆皇帝把英國公張惟賢、方從哲和各部尚書召到乾清宮弘德殿，下了一道諭旨：「皇太子青宮有年，實賴卿與司禮監協心輔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圖。卿功在社稷，萬世不泯。」

我曾在故宮文物醫院看見萬曆的琴匣，那一天，屈峰帶我去看文物修復，漆器組的閔悅麟戴着雪白的手套，把那隻琴匣抱給我看。年深日久，木質的琴匣已呈棕黑色，有些地方磨出了包漿，在修復車間裏發着幽黑的光。仔細看，可以看到上面的款。

那是我距離萬曆最近的一次，儘管在我和他中間橫互着四個世紀，但那一刻，我們卻處在同一空間中，相距不到二十厘米。儘管那只是一隻琴匣，原來的古琴已去向不明（現在放的是明代的「太古遺音」），但萬曆是用過它的，它的上面應該殘留着萬曆的指紋。在我的想像中，萬曆的手指是蒼白而纖細的，開合琴匣的動作優雅而小心。我想他撥奏出的琴聲應該曼妙無比，帶着乾清宮裏丹藥的香氣。

不知從哪一天開始，萬曆不再彈琴了。他開始考慮後事了。在弘德殿，萬曆還向方從哲口述了一道遺囑，只是這道遺囑沒有公布。在這道遺囑中，他對鄭貴妃爲皇后。萬曆的后妃中，他最喜歡的就是鄭貴妃。萬曆在世時，未能封她爲后，他希望自己能身後對她作出補償。

就在那一天，萬曆皇帝在乾清宮溘然長逝。他到死也不會想到，正是他最愛愛的貴妃，日後向他的繼任者、大明王朝的第十四位皇帝朱常洛，發出了致命的一擊。

萬曆皇帝十九歲那年，有一次去慈寧宮爲母親請安，洗手時，剛巧王氏爲他「捧盥」，就是端水盆。那一年，萬曆皇帝用餘光瞥見王氏眉目可人，心有所觸，就龍幸了一把，沒想到一箭中的，第二年竟生下一個兒子，就是朱常洛。

按說朱常洛的誕生，生逢其時，因此此

痛別老友

延 靜

在一起。

家忠待人樸實、親切、幽默，官至大使退休，但毫無架子。他衣着簡樸，常常坐在庭院的長椅上，與過往鄰居聊天，有幾十年的老友，也有新認識的鄰居，不時還開個玩笑。

家忠辦事認真負責，一絲不苟。有幾年，他擔任外交筆會副會長，參與書稿評審工作。幾十萬字或上百萬字的書稿，評審起來非常艱辛，不僅要通讀把文字關，還要從政治上做周密考慮，爲此有時要工作到深夜，不遺餘力。

但家忠最大的特點是，精於外交業務，精於調研工作。我雖然沒與他一起工作過，但僅從他退休後成果就可看出，他擁有大量豐富的史料，退休後即加入外交筆會，勤於筆耕，出書多部，直到它生命的最後一息。

家忠最早的書是《從未名湖到還劍湖》，回憶他從大學學越南語開始，畢業後多次到中國駐越南大使館任職，直到出使中國駐越南大使的全過程，二〇一〇年，他又寫了一本厚厚的書《胡志明傳奇的一生》，以翔實可信的資

乾清疑雲

祝 勇



▲乾清宮

資料圖片

前，萬曆皇帝踐祚十載，大婚三年，皇宮佳麗如雲，自己行雲播雨，辛苦耕耘，竟然未添一丁，只有一個女兒出生。王氏一生就是兒子，可謂一鳴驚人、冠絕六宮，連坤寧宮裏的皇后都啞口無言。

恭妃爲萬曆生下了皇長子，但萬曆對她一點也不「恭」。當時，萬曆心裏地位最重的妃子是鄭妃。史書記載，鄭妃不只有閉月羞花之貌，但更重要的，是她篤愛讀書，是一個「知識女性」，而萬曆自己，也在過十八歲以後，對各種叛逆式的胡鬧突然沒了興趣，開始認真讀書了。根據《酌中志》的記載，萬曆命大學士將本朝祖宗的「實錄」爲他抄寫一套副本，又命宦官在北京城內搜集各種新刊印的書籍供他閱讀，連詩歌、論議、醫藥、劇本、小說都不放過。

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中對於二人的濃情蜜意有傳神描述，現抄錄如下：

淑嬪鄭氏和萬曆具有共同的讀書興趣，同時又能給萬曆以無微不至的照顧。這種精神上的一致，使這個年輕女人成了皇帝身邊一個不可缺少的人物。可以說，她是在最適當的時機來到了他的生活裏，填補了他精神上的缺陷。憑着機智和聰明，她很快就理解了命運為她所作的安排，因而抓住現實，發揮了最大的能动性，從而達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她看透了他雖然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但在實質上卻既柔且弱，也沒有人給他同情和保障。即使是他的母親，也常有意無意地把她看成是一具執行任務的機械，而忽視了他畢竟是一個有血有肉、既會衝動又會感傷的「人」。基於這種了解，她就能透徹地認清了作為一個妻子所能夠起到的作用。別的妃

料，詳細介紹了胡志明一生的事跡。其中有關於毛澤東、周恩來和胡志明革命情誼的文章，加之作者的親身經歷，讀來引人入勝。從此也可以看出，家忠長期積累、不倦努力付出的心血。

家忠不僅寫書，平時孜孜不倦，爲報刊寫文章和評論，除內地報刊外，也包括香港《大公報》「大公園」副刊、評論版。

今年二月，家忠住院，但他的筆沒有停歇。今年是外交部建部七十周年，他在病榻上寫出四千字文稿，回憶自己的成長和工作，參加老幹局和外交筆會合辦的微文。今年四月，他爲之奮鬥兩三年的一本新書《中越關係四十年親歷》，由五洲傳播出版社出版，前外長李肇星爲之作序。他在書的扉頁上簽了名，並要夫人把書送到我們家。我們接過沉甸甸的書，感到這也許是另一種告別。

家忠一生爲中越關係發展作出了貢獻，他留下的書和文稿對後人是寶貴的財富。懷着悲痛的心情，謹寫此文以表達對他的懷念和敬仰。

嬪對皇帝百依百順，但是心靈深處卻保持着距離和警惕，唯獨她毫無顧忌，敢於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時又傾聽皇帝的訴苦，鼓勵皇帝增加信心。在名分上，她屬於姬妾，但是在精神上，她已經常常不把自己當作姬妾看待，而萬曆也真正感到了這種精神交流的力量。據宦官們私下談論，皇上和娘娘曾經儼影雙雙，在西內的寺院拜謁神佛，有時還一起作祈禱。她对萬曆優柔寡斷的性格感到不快，並且敢於用一種撒嬌譏諷的態度對他說：「陛下，你真是一位老太太！」

相比之下，王氏則受到冷遇。雖然第二年，她在太后的力主下被「提升」爲恭妃，卻只被打發到偏僻的景陽宮，好像在這世上，並無她們母子存在。

四年後，鄭妃生下一名皇子，名朱常洵，萬曆皇帝把她升爲皇貴妃，而生下皇長子的王氏，地位反在鄭氏之下。

萬曆再度想起朱常洛，是因為鄭貴妃告狀，說朱常洛行爲不檢，與宮女有染，早已不是處子之身。攻擊朱常洛的品德，潛台詞是不要立他爲太子，而是要立朱常洵——實際上，朱常洵也是萬曆最喜愛的兒子。萬曆一怒之下，派人來查，王恭妃慟哭著說：「我十三年之同起卧，不敢頃刻離者，正爲今日，今果然矣。」實際上她早就料到有人會詬病他兒子的人品，於是在兒子長大成人的十三年中，她一直與兒子睡在一間屋中，嚴防死守，以保兒子躲過所有的明槍暗箭。這一防範舉措，果真派上了用場。

萬曆沒有調查出任何結果，知道自己中了鄭貴妃的圈套，從此對鄭貴妃不再寵信，也終於在大臣們的一再苦求之下，終於在萬曆二十九年（公元一六〇一年），冊立朱常洛爲太子。

朱常洛被冊立爲太子後，移居慈慶宮，母子從此分離，不再相見。王恭妃見不到兒子，抑鬱成疾，竟至失明，她眼前的最後一個亮點消失了，她的世界，終於變成一片無法穿透的黑暗。

她孤寂地生活了十年，在萬曆三十九年（公元一六一一年）重病而終。臨死前，太子朱常洛被准許前去探望。朱常洛心急火燎地趕到景陽宮，卻發現宮門緊鎖，無法入關，情急之下，他找來大斧，劈開宮門，才闖入宮內。王恭妃聽見兒子來了，用那雙枯瘦的手摸索着兒子的衣裳，泣不成聲地說：「兒長大如此，我死何恨！」說完，就嚥了氣。

朱常洛的一生，就是以這樣憂傷的前奏開始的，也注定將如此悲情的戲份，延續下去。（一）



景起死回生。

於黃燦然而言，奇跡可以是一切材料、一切物質，包含着宗教性的神秘感，使平庸的人在忙碌時超越忙碌；也包含一個真摯的靈魂，可以哭、可以笑、可以怨、可以愛。《奇跡集》只作爲生活的證言，使你掙脫睡眠、交通、飲食與交際，不被密密麻麻的帳單掏空，發現各式各樣的面孔，「他們歸於平靜，找回自己的靈魂和感覺，／恢復了生命力，恢復了身體的光亮，並在瞬間被你看見／……」（《日常的奇跡》）。

在《奇跡集》之前，黃燦然將其一九九八年至二〇〇五年間完成的詩作收錄於《我的靈魂》，自那時候起他日漸淡化了早期以

城市裏的「奇跡」

蘇昕仁

我觀物的言說，而養成了把詩歌落到實處的習慣，使我們從詩中觸摸到具體形象的質感，使我們對世界的體認不知不覺地在語言中立體起來。因而當《奇跡集》呈現在眼前的時候，我並不爲其平實的詩句感到吃驚，卻爲一顆虔誠的敬畏之心所吸引。他以文字鬆開了事物的纏綿，教世界的頭顱從我們的頂上低下來，更使一個詩人的靈與肉直接呈現，令我們不得不敬佩其意志品格與精神力量。這些詩歌不僅負載了詩人的自信與從容，更以其自足性調動了我們的存在感與時代感，向現代都市一個巨大的虛無英勇地邁進，而這本身已是一個奇跡。

黃燦然棄用了現代詩「陌生化」的拿手好戲，意在無限地逼近一個意象的存在，通

過呈現我們未曾閱讀的美使其重新立足於城市化的語境中。〈高樓吟〉寫到「那些高樓大廈，我愛它們，／它們像人一樣忍辱負重，／而且把千萬個忍辱負重的人藏在心窩裏」。李義山所撰《重過聖女祠》的「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將遙無所寄的情懷、無人關心又自哀自憐的精神狀態借自然風雨表達出來。而黃燦然更願意相信由鋼筋水泥構築的高樓仍是一個溫情脈脈的人，不僅關懷我們的感受，更是我們的同行者、知心人。但在城市意象的挖掘上，黃燦然從不拘泥於城市與自然的區分，而着眼於任何能夠引起我們感通的事物，那些能夠被城市的時空所接納抑或是被都市人生所包涵的意象都被轉化到詩中，都屬於有待詩人完成



▲黃燦然詩集《奇跡集》

作者供圖

的城市意象。

「我過馬路時看見一條大狗／……／它看了我一眼，／像母親那樣含着慈愛，／像戀人那樣深情款款，／像朋友那樣充滿理解。／那一刻我身心都融化了，／產生了把它

帶回家養起來／給它溫暖給它保護的衝動，／但這念頭立即就消失：因爲／我突然明白是它首先把我，／而不是我把它，看作兄弟。」（《兄弟》）這首詩完美體現了黃燦然寫作策略的轉變以及他對城市意象的駕馭，城市並不是一張白紙而待我們去填寫慈愛、深情、理解，反而是我們正被一切物、一切詩籠罩着。越是人們習以爲常的事物越是隱藏了更多有待被閱讀的靈魂，通過敬畏、反對一廂情願的感情傾注，克服自以爲是的理性，故而看似平淡無奇的筆鋒總能在不經意間寫出詩的可能性。

黃燦然把每一個人的生命都當作是自己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對生活的禮讚進入每一次觀看，把每一個輕盈的空間定格，裝進詩歌小小的相框裏：「我希望它也能打動不讀詩的人。他們對世界生命都有與我相同的體驗，也與宗教的洞見一致，而我希望他們在這本詩集中感受到這種同源性的東西。」